



# 唱現代詩 唱鄉愁 唱土地

# 胡德夫以 民謠傳遞文化認同



◆胡德夫在日月潭邊彈唱《橄欖樹》。

被誉为「台灣民謠之父」的歌手胡德夫在《聲生不息·寶島季》節目中，和歌手那英對唱了一首《橄欖樹》。這是兩人第一次合作，透過視頻遙遙相望。胡德夫站在日月潭秀美的山水旁，已經72歲的他，一頭白髮像雪一般耀眼，古銅色的皮膚在鏡頭前顯得格外獨特，而他的氣質還是像二十年前那樣豪爽、淳樸。

## 影響一代台灣民謠

胡德夫是華語流行音樂史上重要的存在。上世紀七十年代，胡德夫與李雙澤、楊弦等人在台灣發起「民歌運動」，他們大量創作歌曲並進行傳播。此後，華語樂壇的進一步發展，大批優秀唱片和原創歌手的出現，也要歸功於他們當年的振臂一呼。如今，胡德夫依然在唱歌。哪怕年紀已過古稀，他還是隨時準備着出發，去更多的地方，聽聽當地人的聲音。正如他自己說的那樣，他會一直寫下去，唱下去。「直到青絲變成白雪，枯葉也會拒絕墜落。」

胡德夫是在愛裏長大的小孩，成為歌手的初衷也是為了家人。當年去咖啡館打工，他是輟學去的。當時，他因為打橄欖球受到衝撞，患上腦震盪，只能休學。不久後，父親患了癌症，無奈之下，他把父親接到台北治病，一個人打幾份工給父親看病，自己也放棄了學業。打工期間，少數民族歌手萬沙浪招聘胡德夫去自己的樂隊兼職，他才走上了職業音樂人之路。後來樂隊解散，他又被介紹到「哥倫比亞咖啡館」，才有了和李雙澤、楊弦的相遇。

李雙澤遇難去世後，胡德夫和朋友懷着悲痛將好友的作品整理、譜曲，繼續公開演唱。此後，一些同時期的歌手開始成為職業的音樂人、歌手。胡德夫則開始把精力放在台灣少數民族的社會權益工作中。他一邊做着這些工作，一邊走遍了台灣的近300個部落，去搜集台灣少數民族的民謠。這一做就是二十年。

在很長一段時間裏，胡德夫離開了舞台，生活中也經歷了不少挫折，直到2002年前後，有音樂圈的老朋友們找到他，勸他出來出張實體專輯，多少也能為自己留個紀念。胡德夫接受了這個想法。但他沒有選擇工業

化的錄音方式，而是回到母校淡江中學，找到以前彈過的那架舊鋼琴。雖然琴弦已經斷了兩根，但開始彈奏時，他知道這種感覺對了。最終，《匆匆》中的12首歌都在校園裏，以最原始的方式，直接錄製完成。

多年的流浪生涯過去，現在，胡德夫終於獲得了難得的平靜。以往，他總是馬不停蹄地在世界各地奔波，演出、參加活動。疫情這幾年，他的休息時間變多了，可以靜靜在陽台的屋檐下看看書，聽兒女、孫輩們聊聊天。他曾經從家人身上獲得關懷和滋養，如今，他又回到這種天倫之樂中去了。

## 被時間遺忘的寶藏

2005年，55歲的胡德夫才出版了人生第一張專輯《匆匆》，集合了他三十年來所創作的12首歌曲。這張專輯的橫空出世令人驚艷，他的同齡人紛紛出來發言，告訴大眾胡德夫是誰，以及他在民歌運動中的貢獻有多大。李宗盛等人也前往他的演唱會捧場。

2006年，這張專輯中的《太平洋的風》，獲得了台灣金曲獎的最佳作詞和最佳歌曲兩項榮譽。此時，人們才明白，胡德夫的聲音是一份被時間遺忘了的寶藏。

2006年7月的一個晚上，在北京文藝青年聚集的愚公移山酒吧，胡德夫用滄桑而質樸的聲音唱着「最早母親的感覺，最早的一份覺醒」，很多人流下了眼淚。那一夜，胡德夫和觀眾同樣激動，他驚訝地發現，在遙遠的北京，青年們居然能够跟着唱起他寫的歌，還熟知他歌裏的那些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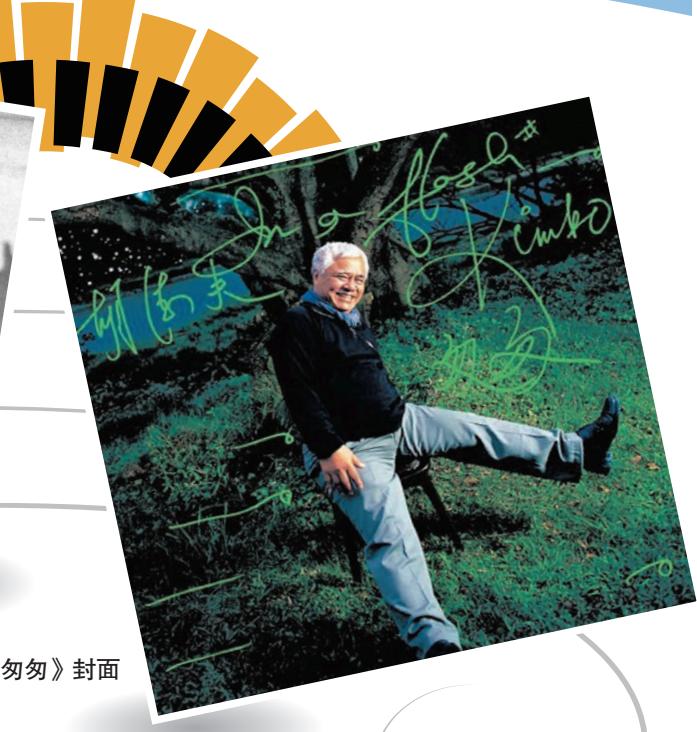
站在時光的門檻上，回憶往事，胡德夫眼前似乎還能出現那些年輕時的場景。他形容自己開始創作歌曲時，感覺就像突然推開了一扇門。也像他大學時的老師，詩人余光中的詩歌《民歌手》所寫的那樣：「一個黎明，芬芳如《詩經》。」

1971年，為賺錢補貼家用，21歲的青年胡德夫開始在台北「哥倫比亞咖啡館」做駐唱歌手，平時的工作是唱英文歌。彼時，受時代限制，台灣流行音樂涉及的題材還很狹窄，當時甚至沒有華語歌壇一說，也沒有專輯。

「哥倫比亞咖啡館」聚集了當時最有名氣的一批文藝青年，包括畫家李雙澤、音樂人



◆胡德夫專輯《時光》封面



◆胡德夫專輯《匆匆》封面

多年來，胡德夫一直記得一種味道：捲心菜炒熟的香氣。那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，他從台東考到台北，到淡江中學上學。那時，台北在他心裏非常遙遠。放假時他沒回家，偌大的學校餐廳裏，只有他和學長兩個人。每當聞到餐廳炒菜的香氣，他都會想到曾經的日子，在山裏，稻子收割完之後，休耕時，農民們會在地裏種上捲心菜和油菜花。他的媽媽就會把菜用生薑炒熟，蘸着醬油給大家吃。

這種味道，其實是胡德夫出發的起點和日後化不開的鄉愁。即便他後來成了「台灣民謠之父」，也對聚光燈和舞台沒什麼執着。他知道自己為誰而唱歌，為什麼要留在舞台上，才能唱出感覺。

◆中新社

楊弦，還有尚未成名的張艾嘉和胡茵夢。李雙澤知道胡德夫是台灣少數民族，開始對他的歌產生興趣，但他發現，胡德夫一直在唱英文歌。於是，有一天，李雙澤當場請胡德夫唱一首民族語言的歌曲。胡德夫唱了卑南人的歌曲《美麗的稻穗》，聽眾們沒有聽過這樣的旋律和語言，如痴如醉。

後來，李雙澤熱情鼓勵胡德夫寫自己的歌，要寫些什麼呢？胡德夫想，在城市數年，他一直想念他餵的牛，高空飛翔的雄鷹，甚至想念並不平坦的山路。李雙澤對他說，放牛的生活當然也可以寫成歌。於是，胡德夫寫下了人生中第一首歌曲《牛背上的小孩》。

1973年，李雙澤還和胡德夫一起舉辦了台灣歷史上第一場民歌演唱會。後來，通過電台和演唱會的傳播，人們聽到了《鄉愁四韵》《江湖上》《迴旋曲》等作品。人們才發現，原來還可以唱現代詩，唱鄉愁，唱土地，而不用沿襲別人文化的腳步。

## 書寫更宏大的鄉愁

胡德夫重情義，愛生活，談起朋友、美食，談他在大陸看過的大江大河，各地風景，還有親人朋友的趣事，他會滔滔不絕。他的語言能力很強，能夠橫跨很多種文化，除了台灣少數民族語言和普通話，他還能模仿身邊的親友，說一口像模像樣的山東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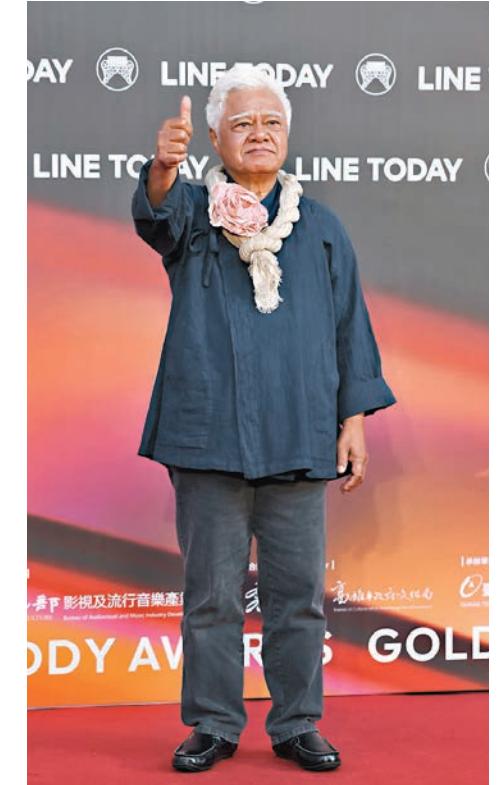
語言和思想的種子在他青年時候就種下了，在當民歌手的最初一段時間，他最先演唱的就是中文新詩。他把周夢蝶的詩《菩提樹下》和《月河》譜了曲演唱，把民歌運動的推動者、主持人陶曉清感動得落淚。後來，在一場民歌演唱會上，胡德夫唱起余光中的《鄉愁四韵》，觀眾強烈的反響讓他的心一直不能平靜。他突然有了更深刻的感受，意識到余光中詩歌裏那種宏大的鄉愁，是一種與他自身的戀家情感不一樣的感情。從此，胡德夫開始走出個人情感的天地，有意識地書寫那種更廣闊宏大的鄉愁。

後來，胡德夫與大陸的朋友加深了聯繫。1989年，他受邀到雲南參加一個音樂學術研討會，也借機陪同一些朋友在大陸尋親。他看見了那些長久分別的親人重新相見的場景，這種強烈的情感衝擊，讓他說不出話來

只能偷偷躲在柱子後面痛哭。後來，他幾次到大陸演出，朋友也更多了。他認識了崔健、杭蓋樂隊等朋友。這些年，他一直惦念這些老友，也想念北京火鍋的味道。

2021年，胡德夫出版了一張原創專輯《最後的獵人》。在這張新專輯裏，他唱的歌詞中有台灣少數民族語言，有普通話，還有古詩詞。歌曲中，幾種文化融合在一起，配合上他滄桑的嗓音和乾淨的鋼琴伴奏，不但不會雜亂，反而顯得質樸、富有詩意。

近年來，他在自己的歌裏加入了唐詩《回鄉偶書》的詩句：「少小離家老大回，鄉音無改鬢毛衰。」能够引發他鄉愁的，可能是逝去師友的面孔，也可能是他獨自一人從部落出發去台北讀書時，對山川大海的想念之情。他本來在替他們唱着鄉愁，不知不覺間，這些鄉愁，也幻化成了他自己的鄉愁。而這種鄉愁，在《聲生不息·寶島季》的舞台上，在現實的山海間，透過跨越地理距離的合唱，繼續傳唱流傳。



◆胡德夫登第33屆金曲獎紅毯。

圖源中央社

## 當520遇上小滿 中法德俄文藝在北京

他鄉聲

「颶風這天我試過握着你手……」音樂節上的帥哥歌手這句唱得真應景，現場突然颶起一陣大風，台下觀眾和我的頭髮在風中凌亂，身邊很多坐在草地上的小孩、家長和小年輕手忙腳亂，參展商桌子上的飲品也吹倒在地上。幸好，都是小打小鬧，我在現場待了兩個多小時才來了一兩陣風，小孩又開開心心地玩



◆穿唐裝的我在北京展覽館「藝術源於生活，高於生活」中俄展。

要、跳蚤市場的老闆繼續營業、德國的肉腸和啤酒繼續吃喝起來，今天整天是中國德國商會主辦的「五悅節」活動。活動中，「體壇新聲代」自媒體送了關於中國足球反思與探索的《中場對話》給我，這書用了三年對話百多位中外足球產業人士、多國青訓概況、理念和科學比對。國足沉沉眾所周知，愛之深恨之切啊！中國足球打鐵必須自身硬啊！

北京近期有很多市集，疫情後大家想出門活動，商家想刺激消費，政府也想搞好經濟，去年積壓的大量活動，所有能量疊加都釋放出來了！所以近期音樂節、咖啡節、藝術節、文化節、美食節、戶外和體育運動真的是多如牛毛，周周有活動，天天有驚喜。人間煙火氣基本恢復了，旺財得先旺丁。最近我感覺身邊很多項目和企業都在播種和耕耘中，上半年比去年疫情放開時更忙，但錢更難賺了，大家都在努力等着秋冬收成，順着春生夏長秋收冬藏。二十四節氣裏面，有小暑大暑，有小寒大寒，唯獨有小滿沒有大滿。這代表了古人的思想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「滿招損、謙受益」的智慧。當520遇上小滿，可能正啟

示着做人做事小滿最美，曾國藩也寫過一首詩「花未全開月未圓，半山微醉盡餘歡。何須多慮盈虧事，終歸小滿勝萬全。」

這周，東城政協微信公眾號也剛小滿，正好創刊一周年，所以舉辦了一場筆會，以書畫祝賀。在古式古香的「時間博物館」四合院裏，領導和委員集體創作悟微信大道，團結活力向上。這種向上的力量，就如大家對生活的升級需求。在北京財富中心南廣場的CBD咖啡青年節，我觀察到大家對喝咖啡的需求和專業度也在日益增高，從咖啡愛好者升級到咖啡專業戶。美女歐陽律師正是咖啡達人及專業戶，向我安利了各種特調和手沖，還有咖啡豆的種類、產地、烘焙等知識。來自全國，主要是北京的100多個展位裏，我留意到很多咖啡店的名字、品牌、包裝設計和特調咖啡的名字花樣百出：「彙、伝鑿、碳、她還是個孩子、釀一杯春等」，我也嘗了土耳其咖啡、冷萃咖啡及不死之酒馬德拉等。喝個咖啡也太捲了，我想以後沒點專業都沒法約朋友喝咖啡了，「早e晚a」也得專業化。

文化交流離不開藝術交流，而其中有意思的是跨國間的藝術家交流。藝術圈的張老師和霍老師，向我介紹了藝術機構「藝術8」的中法藝術家駐留項目剛在疫情後重啟，疫情後第一位法國藝術家歐陽拓來到北京東城中法大學舊址，駐留了2個多月創作及辦展。我在畫展中瞭解「藝術8」創始人佳明推動中法交流的多年工作，期待明年中法建交60年的更多相關活動。上月馬克龍訪華喝的正是寧夏的葡萄酒，我在畫展現場品嘗的，我特別推薦的，正是來自寧夏西鵝酒莊的國產紅酒，還有250毫升小罐裝的「小酌」白葡萄酒。其實國產的葡萄酒質量是非常好的，用葡萄酒外交是一件美事，正所謂朋友來了有美酒。近年，國產葡萄酒瓶和包裝也推出了不少中國風的設計，十分值得關注和品嘗。

周日早上參加完國學沙龍，穿着唐裝的我去找朋友喝咖啡，下午一不小心就穿越到俄羅斯的場景。北京展覽館，是北京最有俄羅斯文化風格的地方，也舉辦了很多藝術展及論壇活動，以前我在專欄也提及過這蘇聯式風格的建築，這次更深入了解相關歷史及運營情況，期待更多朋友也有興趣一起了解。

希望大家一同感受北京文化中心的魅力！

◆作者/圖片：文旅部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 梁家信